关于墨脱县门巴族社会历史若干问题的补充调查

一、历史和行政建置

（一）历史情况

在这次调查中，有关墨脱的历史情况，我们进行了一些核实和补充，相同之处在此不再赘述。

1. 门巴东迁和门珞械斗。在约200年前，门达旺地区的六户门巴人迁入墨脱后不久，主隅的门巴人马尼竹固曾来过墨脱，发现墨脱是个好地方，回去后便说，墨脱是个不养奶牛有酥油，不种青稞有糌粑的地方。其时，主隅扎西岗宗一带在世袭的地方首领拉布的统治下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于是额仓、辟仓和夏曲巴等地的人，在列尔欠的率领下，逃离主隅。大批人逃离，引起拉布的惊恐，他派出以甲本哥达率领的武装人员，阻拦逃跑的人，追至札日，列尔欠率众回击，与甲本哥达相遇，用刀把他的右腿砍断，追兵退走，列尔欠头部右眉骨也严重受伤。列尔欠率众到达工布地方时，伤口发作，危在旦夕。他叫人取来大米，放在嘴里，对大家说：如果我能把大米嚼烂，说明我还有活的希望，否则定死无疑。结果无法嚼动大米，列尔欠很快就死去。其余群众就分成两部分，向墨脱迁移。一是走南路的额仓和辟仓两村的人，他们翻过米林的德阳山口和丹娘山口，到达更仁一带，随后向地东方向移动，最后定居在地东、背崩之间。另一路是夏曲巴的人，他们在米林一带沿雅鲁藏布江东进，顺江而下进入墨脱，到达白马岗穷甘代、邦辛一带，定居在今加热萨境内。

额仓和辟仓的人定居白马岗后，受到珞巴人的欢迎。起初珞巴人分给他们地种，分粮给他们吃。但过了若干年之后，由于门巴人有较高的生产技术，生活比珞巴人都好，引起珞巴人不满，两族的矛盾也随之增加。这时双方斗争已很激烈。额仓、辟仓的人经常佩戴长刀睡觉，据称刀带已长了虱子，可见已经相当紧张。但当时墨脱一带珞巴人还占多数，为了夹击珞巴人，额仓和辟仓两村的人，商定联合北部的夏曲巴人，向珞巴人进攻。因此他们曾派人越过多雄拉，进入米林派区，然后沿大渡卡顺江而下，与定居在加热萨的夏曲巴人取得了联系，这种联系，为后来门珞械斗过程中的联合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当门珞械斗时，门巴人上逃，住在得儿工村的门巴首领列穷到了加热萨金登，找到与波密王有密切联系的门巴首领诺诺拉，并得到他的支持，显然，就是此次联系的结果。在门珞械斗前，西让、江新、哥布、马永、背崩、东布、雅让、木登等地均属珞巴居住。

2. 清军进入白马岗以后的情况。波密土王被清军击败后，带领家属、随从，进入白马岗，准备凭借这里的险要地形，东山再起。1911年7月左右，联豫所属的罗长椅部派出骑兵首领张鸿升、步兵首领时景堂，取道多雄拉，率众进入白马岗。在米林羌纳寺僧人扎西策仁的大力协助下，经汉密进到月尔冬，受到地东宗本门巴人道布的欢迎。随后由月尔冬到荷热过藤网桥，直逼当时为波密土王白马策翁控制的仁钦崩寺。与此同时，地东宗本道布利用计谋，与仁钦崩的重要人物布穷及阿尼、君竹等，在西木河设宴招待白马策翁，趁机把他杀死。张鸿升部在进抵仁钦崩山后，为追袭白马策翁的弟弟捷波洛桑，开赴卡布、金珠等地。当捷波洛桑从金珠进入格当后，被当时金珠宗本多吉扎巴和波密人永崩所杀，至此波密土王逃窜墨脱的势力全被歼灭。

辛亥革命后，清军在波密的军队迅速瓦解，波密土王的残余势力也日渐复苏。大约过了数年，白马策翁的女儿招顿堆为婿，顿堆继承土王职位，并派出管家聂巴朗杰进驻墨脱，继任宗本，并准备为白马策翁报仇。据说聂巴朗杰入墨脱时，带了五十名武装人员，准备执杀道布、多吉扎巴等。他进入墨脱后，经过较长时间的策划，先稳住道布的心，时机成熟后，派心腹摩勒到月尔冬，以查道布管理墨脱的帐目为名，要道布会见聂巴朗杰，当道布到达雅让的哈果河时，摩勒一行就把他杀掉。与此同时，道布的儿子乌金策旺打猎回来，也遭逮捕，被关在寺庙里。随后，他乘看守人不备，越狱逃到门达旺去了。

在聂巴朗杰进住墨脱后不久，噶厦政府也派出汝察堪穷经昌都、波密、格当和滚地，来到仁钦崩，前来了解墨脱的人口户册和差税情况。他到了那里之后，聂巴朗杰和道布还亲往迎接，并保证服从噶厦政府的领导。随着道布被杀，汝察堪穷对聂巴朗杰的野心就觉察得更清楚。于是他就经多雄拉离开墨脱，前往拉萨，向噶厦政府报告了聂巴朗杰的详细情况。不久，噶厦政府要波密土王顿堆派人来拉萨开会，以了解波密等地的赋税情况，波密土王就派聂巴朗杰前往。聂巴朗杰到拉萨参加会议后，不数日就被噶厦政府处死。同他一起去的乌金、阿宗等见聂巴朗杰去指定的地点开会数日不回，外出打听，方知被杀。

噶厦政府杀掉聂巴朗杰后，就从昌都派来顿扎当墨脱的宗本，并占据了聂巴朗杰在墨脱的家产和遗妻。波密土王知道后，又派来聂巴朗杰的副手唐古列波前来墨脱，把聂巴朗杰的财产和遗妻夺回来。顿扎难以抵挡，只好向昌都地区的官员求援。噶厦又从昌都派来五十个士兵进墨脱。唐古列波见势孤力弱，只好逃走。聂巴朗杰的遗妻复归顿扎所有。顿扎在管理墨脱期间，为所欲为，随意收取乌拉差役，激起门、珞两族人民的不满。旁辛一带的人民在地方首领登增平措的带领下，在西木河一带，把顿扎派出押送从墨脱搜刮的财物的年扎及其他一些人打死，并攻到墨脱。顿扎知道这一消息后，匆忙带着聂巴朗杰的老婆和一些财物，经仁钦崩寺到兴凯一带，过金珠拉逃回昌都，顿扎走后一年，发生了噶厦与波密土王的战争。即是说，约在1926年至1927年期间，无论是噶厦还是波密土王，都没有向墨脱派出正式的宗本。

3. 噶厦平定波密土王的战争。捷波顿堆继任波密土王后，因妻子故去，随后与拉

萨的贵族擦绒的女儿次仁卓玛结婚。过了数年，次仁卓玛带了大量财物回拉萨。加之聂巴朗杰被杀及墨脱发生的一系列事件，使波密土王和噶厦政府的矛盾更为尖锐。为此噶厦政府派出达朗代本所属军队进驻波密，住在达新丰庙。达朗代本贪得无厌，任意敲榨，使矛盾加剧。波密土王在地方头人加达第巴、嘎多第巴、尼洛第巴和嘎查第巴等支持下，与达朗代本大战于波曲，达朗代本被嘎多第巴及其手下人杀死，噶厦的一团人仅剩下二百多人。其时达朗代本的部属姚本多吉占堆外出收取青稞等粮食回来，碰上这些残兵后，把他们带回昌都。

达朗代本兵败被杀，引起了噶厦政府的高度重视，派出五个代本数千人开赴波密，在山颠雅哥地方与波密土王所率部队作战，波密土王失败，只带着妻子东雅和几个佣人从呷龙山口经邦辛到达朱村，在那里住了十多天，争取当地珞巴人的支持，并下令：如噶厦军队到来，誓要坚决抵抗。随后北上加热萨，进入东久地区，把妻子和佣人送回波密。波密土王在加热萨地方暂住时，正好有个吉刀安密的珞巴人钦密次仁前来投靠，随后由钦密次仁带路，波密土王经察隅进入扎嘎地区。到扎嘎后，据说因食物中毒身亡。

波密土王顿堆逃走的同时，噶厦政府派出罗布占堆为首的一行人，带领五百士兵经金珠拉到格当，直抵达木，以堵住顿堆的外逃路线。达木、朱村和邦辛一带的人，听到噶厦军队到来，便在永日错本和曲扎学本的领导下，集中了五六十人，在朱村研究对策，决定砍断达果河上的藤网桥，阻止噶厦军队前进。正当这些抵抗力量中的曲扎、尤布等九名门、珞战士把藤索桥砍了一半的时候，噶厦军队到了，这些砍藤索桥的人匆忙逃走，噶厦军队顺利地渡过达果河，住在安比拉等三个地方。朱村等地的抵抗力量见有隙可乘，连夜偷袭，打死噶厦军队二名甲本，五名士兵。噶厦军队遭到偷袭后，退回达果河南岸。

后来，又有噶厦军队的援兵从随拉山口过来支援上述部队，加热萨一带的群众也进行顽强的抵抗。直到他们的首领阿达麻和格桑多吉牺牲后，武装斗争才被迫停止。由于大量噶厦军队的到来，造成强大的声势，墨脱各措的首领如巴登错本巴波、学本旺扎、地东错本昂捷，坎布录错本永日等，在荷热错开会，商量对策，决定要朱村、卡布一带的人民向噶厦军队投降，以免惨遭杀害，随即当地群众向驻扎在墨脱的噶厦部队献牛一条。接着噶厦的部队撤退，墨脱全境正式受噶厦政府的直接统治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墨脱格当地方兴凯村的康巴人土登罗居到扎嘎地方交换，听到波密土王顿堆中毒身死的情况，前往波密向噶厦官员报告，随后当地官员又叫他把顿堆的头取回来。

（二）行政建置

墨脱县在波密土王统治时，宗政府在地东设治，故称地东宗。到聂巴朗杰任宗本时，为控制仁钦崩寺这一政治势力，加之地东水源不足，把宗政府迁到今墨脱，改称墨脱宗。墨脱宗的建置有五错六寺一说。五错即东布错、荷热错、背崩错、萨嘎错和达岗错。六寺指六个较有影响的寺庙，即仁钦崩寺、罗邦寺、马邦寺、巴尔滚寺、格林寺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得儿工寺。但过去的墨脱宗，实际上不包括现今墨脱区的达木、卡布两村及格当、邦辛和加热萨三个区。这些区另有所属。

格当区又称金珠区，这里最早为达木村米古巴部落波觉氏族的牧场。波密土王统治时期，他觉得这里地势平缓，可以放牧，便以减轻差税为条件，要波觉氏族人交出这片地方，安置康巴人到这里定居。到噶厦政府管理墨脱后，把这里划归松宗寺管辖，也泛称为格当宗，该宗下辖兴凯、格当、宁巴三大村，此三村又各管若干小村。宗本由这三大村的头人轮流担任，五十年代初期，兴凯村的当珠多吉、宁巴村的赤列曾先后当这里的宗本。此外，这里的不龙根登村和该村小庙，归达兴寺管。月尔登小村归宿瓦卡管。

旁辛、加热萨地区在波密土王时期，有“ 珞根卡额 ”的建置，把这里划分为五个珞巴定。定就是比乡大的相当于区级的行政编制。其中旁辛地区归波密土王的手下人，即在波堆宗郭村的地方领主索朗旺扎管理，故习惯上也称旁辛地区为索朗旺扎地区。该地区共分三个定。噶厦政府管理墨脱后，旁辛、加热萨地区全划归倾多寺管辖，但倾多寺仍委任原来的领主索朗旺扎代管旁辛地区。每年秋天，旁辛三定的差民把交的差税送到他家，再由他上交。关于珞根卡额所属的村庄及五十年代的定本姓名，大致如下：

卡布陆欠森定：包括朱村、卡布、达木、比纽、金陆等村，定本为仁钦多吉、白马旺求。

玉欠竹巴定：包括旁辛、金登、邦哥、拉巴颠、青青、壮农、达穷登、巴于、工纪登、旁英和普巴戎等村。定本为白马次仁。

赤颠公定：包括降求、拉共、达昂木、金崩、加热萨、梳于、久登卡和龙列普等村。定本是布阿纽。

多卡定：主要村子有果登、邦格、多改等村，定本为慈臣。

扎曲定：包括村庄是扎曲、甘代等村，定本是达姆。

（三）墨脱宗的收差路线

墨脱宗向达岗错及其以南地区收差，是有较长历史的，到了噶厦政府统治墨脱时期，收差的地方远达嘎哥和许木。收差时，要带约一百背盐，十五背羊毛，此外还带去大量氆氇、长刀和装饰品，以供交换。收差时，由宗本带领，错本陪同，运输以乌拉的形式解决。收差路线，一般分两路，即雅鲁藏布江的东岸和西岸。所经过路线和居民点的民族组成，五十年代的情况如下（户数为约计数）：

雅鲁藏布江西岸：墨脱→荷扎（门巴30户、珞巴 1 户）→波颠（门巴20户）→月儿冬（门巴45户）→背崩巴颠（门巴 30户）→波东（50户）→额仓（45 户）→降久（门巴30户）→邦波（门巴30户）→地东（门巴45户）→米滚（门巴20户）→西让（门巴45户）→更仁（门巴25户、珞巴 5 户）→波拉（门巴10户）→果布（门巴15户、珞巴 5户）→都登（珞巴45户）→仁金（珞巴50户）→邦哥（珞巴75户）→米金(珞巴60户)→莫新（珞巴80户 ）→江波（珞巴120户）→班多（珞巴130户）→扬新（珞巴70户）→育金（珞巴80户）→嘎哥（珞巴200多户）。西让以下，邦哥以上为达岗错范围，邦哥

以上，每户要交大米三升、梳耶（粗绸）二公尺，黄羊皮一张，邦哥以下，嘎哥以上，每户交梳耶二公尺或黄羊皮一张。宗政府向上述差户赠送盐巴三升。

雅鲁藏布江东岸的路线，其主要程站为：墨脱→布中→背崩→江心→果波（门巴40户、珞巴30户）→马永（珞巴20多户）→吉多（珞巴40户）→安密（珞巴80户）→古更（50户）→列仁（珞巴20户）→入贡（门巴、康巴15户）→西布（门、康巴5户）→月东（康巴15户）→蒙哥扎（康巴15户）→扎西岗（门巴、康巴共40多户）→杭金（珞巴40户）→新金（珞巴50户）→列果（珞巴90户）→古金博洛（珞巴80户）→格地（珞巴90户）→许木（珞巴300多户）→哥布克（珞巴80户）。从马永至扎西岗为达岗错范围，但从杭金至哥布克之间的珞巴村庄，均向墨脱宗交差，达岗错以下地区交差情况，与米金至嘎哥之间的广大地区相同。

（四）关于墨脱宗本的若干问题

宗本的暴行：墨脱地处边陲，交通阻塞，噶厦政府派往这里的宗本，多数都为所欲为，任意欺压百姓。从第二任宗本阿旺曲扎起，就规定宗本到村时在半路上群众要向他送半桶酒，入村时送一桶酒，走时又送一桶酒。此外还规定，在村外约半公里的一段路程，割草修整，两边饰以沙子。宗本入村后，一定要杀牛接待，如没有牛，可杀二至三头猪。宗本回衙，沿途要烧一种称作“古米辛”的树枝，上撒酥油和玉米面，以示祝福。对于没有及时支差的人，他在墨脱开创了用压枝子压脚的残酷刑法。在他任职内，曾毒打喇嘛仁钦曲珠，每天打一百板，七天后活活打死。他还向每户差民强征大米五升，勒索麝香、熊胆、黄连和野羊皮。

强佐门朗任宗本三年，他规定凡处以鞭笞刑罚时，全村男女要到现场观看。他指控差巴意西，说他使用咒术害人，灌以粪便后仍到河里处死。

宗本阿旺公布亦相当残酷，他指控衣工白村的多吉用了咒术害他，将其活活打死；他还以盗窃罪为名，把一个妇女的手砍掉。阿旺公布脚痛，他说是墨脱村丹增旺波使用咒术造成的。丹增旺波知道这个消息后，赶忙逃走，这更激起他的愤怒，阿旺公布便把丹增旺波的父亲逮捕，使其屈死狱中，后来还将他们家的全部财产没收。阿旺群顿任宗本时，打人一改过去快打的惯例，使用慢打，更为狠毒，在他任宗本期间，先后打死三人。

宗本的名称和任职期限：噶厦军队击败波密土王后，墨脱宗本的任命，改归噶厦。在前四任宗本中，均有倾多寺派出的宗本，他们是罗布顿珠、罗且、拉扎麻、罗桑丹增。据说罗布顿珠共任九年，其他的人三年，罗桑丹增任宗本期间，由于强奸妇女，激起民愤，自此就不再由倾多寺派出宗本，全由色拉寺派出。在罗布顿珠任宗本期间，色拉寺没有派出宗本。色拉寺派往墨脱的首任宗本是阿旺曲扎，相继的是强佐门朗、堪波、阿比（外号）、阿旺公布、阿旺群顿（又名巴杂）、扎巴顿珠（又名麻子），其中最后一个名字不详，他参加叛乱外流。

关于宗本的任职期限，过去的调查报告中，有不确切的地方。据我们这次查寻1961

年墨脱县委的一些资料中讲到，约在1948年，墨脱宗本阿旺公布任期第二年，达岗错被印军侵占。印军的一个连到达波里吉马巴地方，因遭当地群众和头人的反抗，不得不撤退。1949年，阿旺公布任期已满，新任宗本阿旺群顿到任。据我们这次调查了解，阿旺群顿（外号叫巴杂），继任的第二年，遇上地震，他的管家土登被压死在宗房里，他也离开宗房，在附近的农村搭了间草房暂住，并同门巴族妇女结婚，他连任两届，即到1955年，但实际上1956年才离开墨脱；接替阿旺群顿的是顿珠，因其为大脖子，故又称扎巴顿珠，在他任期满时西藏还没发生叛乱，即1958年。

根据上述情况，我们以宗本三年一任的期限，阿旺公布和阿旺群顿任职的可靠记载为基准，把噶厦任命的历届墨脱宗本的任期排列于下：

第一任，罗布顿珠（1927—1934）

第二任、阿旺曲扎、罗且（1935—1937）

第三任、强佐门朗、拉扎麻（1938—1940）

第四任、堪波、罗桑丹增（1941—1943）

第五任、阿比（1944—1946）

第六任、阿旺公布（1947—1949）

第七任、阿旺群顿（巴杂）（1950—1955）

第八任、顿珠（扎巴）（1956—1958）

第九任、××

罗布顿珠任期九年的说法，有点出入，因为噶厦对波密土王的战争是在1927年，按上述推算，可能是七年或八年合适，如果八年，即在1927年派去，墨脱是噶厦政府十分关切的地方，消灭波密土王后派出宗本治理，是可能的。

（五）墨脱宗本到达岗错及以南地区收差情况

墨脱宗本到达岗错及其以南地区收取差税，有着较长的历史。阿比任宗本的第三年，英印派兵侵入嘎高，他们去收差税时，入侵的首领对他说：“你们来了，这次可以收，以后就不准来了。”阿比不理睬他们。

阿旺公布接任宗本后，曾两次亲自到达岗错及其以南地区收差。第一次到达邦哥以下地区。在他们到达西月巴达河时，遇到一个印度入侵部队的坚沙雅（官名）巴布桑结。阿旺公布出于礼节，送给他奶渣、鸡蛋和核桃各一筐后，便质问他说：“这里一向向我们支差，是我们的地方，你到这里来想干什么？”印军的坚沙雅回答说：“从降曲拉以下都是我们的地方，你们最多可以到达岗错来收差，杭金以下的地方，不准你们收。”说完，印度兵就把阿旺公布包围起来进行恐吓。随后，坚沙雅巴布桑结回赠阿旺公布二十升茶叶，一副望远镜，二个铝锅，二公尺丝绸。另外给随来的各位错本烟一盒、茶叶三升、丝绸一公尺。白嘎为翻译，得烟半条、黑布二公尺，铁条半公尺。到他们接收了回礼后，坚沙雅巴布桑结对他们说：“达岗错可以归你们收差，邦哥以下就不准来了。”由于印军的阻拦，当年他们无法到邦哥以下的地方收税。

第二年，阿旺公布又率领错本去收差，到了邦哥还想往下走，但在波列捷马地方又被印军的坚沙雅巴布桑结阻挡。坚沙雅巴布桑结说：“果布、更仁、马永、扎西贡巴、吉刀安密、都登、林根、邦哥等地的百姓已向我们靠拢，不愿意受你们管了！”阿旺公布说：“去年你们不准我们到邦哥以下收差，但还说可以到达岗错，今年这里也不准了，这是为什么？”坚沙雅说：“这是你们群众的要求，你们管不了他们，他们愿意让我们管。”阿旺公布听后十分气愤地说：“你不要军队帮助，我也不要手下人支持，咱们两个较量一下，看谁斗得过？”坚沙雅说：“这样做不好，我来这里不是自愿来，而是你们的群众要我来的！”就这样双方便争论起来，并在那里坚持了六七天，阿旺公布还是要求与坚沙雅个人比个高低，但对方狡辩，各错本也不同意这样做，阿旺公布只好说：“我是色拉寺派来管这块地方的，让我向色拉寺汇报。你也向新德里汇报，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”。坚沙雅巴布桑结便回答说：“双方打起来对谁都不利，对群众也不利，我们还是各自向自己的政府汇报。”随后双方停止争论。阿旺公布向对方献了哈达，并给坚沙雅送上奶渣、鸡蛋和核桃一筐，白酒四桶，花氆氇三卷。巴布桑结也向阿旺公布回赠了丝绸一卷、香烟三条、二十升茶叶和二块一公尺长的铁条，由于印军的无理阻拦，他们当年无法在达岗错收差。

阿旺群顿接任宗本后，也尽力想去达岗错收差。他到任第一年，就带着随员，备了一桶好酒，一筐鸡蛋，一套马褂长袍、一顶礼帽、三卷花纹氆氇，一驮羊毛，在西让下边，捎上口信，请印军的坚沙雅来会谈，他们在那里一直等了十五天，没接到对方回信。于是阿旺群顿便派德辛村的仁钦、格林村的丁增、地东村的洛措切，由白嘎带队，前往会见印军的坚沙雅。并带上两筐鸡蛋、两桶酒和数条哈达前往，走了七天，到达莫布，见到了新来的坚沙雅米加米伦。对方收了白嘎送来的礼物后，也杀了一头牛接待。白嘎等提出了阿旺群顿要到达岗错等地收差的要求。米加米伦不直接回答，只是说：“阿旺群顿不越过更邦拉，这很好，”还提出随白嘎等一起去见阿旺群顿，他们一行逆江而上，经许木、格地、力果、新金。在新金他们碰上来这里的阿旺群顿。于是，米加米伦便在更仁下边的佳木地方修了一间房子（即用竹和芭蕉叶盖成的，准备同阿旺群顿会谈。阿旺群顿一见面就提出要印方归还达岗错的要求，米加米伦先不直接回答，只说阿旺群顿是个好人，不象前任阿旺公布那样要拼个你死我活。他声称问题好好商量，容易解决。还提出什么双方要做朋友，你们可以到巴昔卡做生意，我们也到拉萨做生意的建议，并答应阿旺群顿的另一个要求，即交换双方跑过来的人。随即阿旺群顿把他们那边跑过来的十一个人放走，对方也把逃到印方的七个人放回。但当阿旺曲顿再次坚持要他们交还达岗错时，米加米伦强词夺理地说：“阿旺公布当年也提出这个要求，我们没有答应，现在更不可能了。”尽管阿旺群顿再三讲理，对方终不答应。

第二年，阿旺群顿带了错本一行，备上呢帽、藏装、奶渣、核桃、白酒等礼物，准备再去会见印军坚沙雅米加米伦，他们在更仁同米加米伦相会，对方接受礼物后，也杀了头牛招待，但对阿旺群顿要求他们归还达岗错这一正义要求，他不但不应允，而且还说，不仅降曲拉以下是他们的地方，甚至多雄拉以下都是他们的地方，阿旺群顿指出嘎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哥等地从来都属西藏人管理，墨脱宗本一贯到那里收差，因而双方再次争吵起来。阿旺群顿再次要求他们交还达岗错。但米加米伦说，这些问题没有什么可讨论的。阿旺群顿两次收回达岗错的努力，由于印军代表的拒绝，终无结果。

二、关于封建农奴制度的若干问题

（一）自然条件和生产力状况

墨脱基本上是个海拔较低的亚热带地区。地东村海拔600米；背崩村海拔800米，墨脱县城海拔为1,070米 格当地区海拔为2,500米 除加热萨、格当两区外，其它地区终年无霜。据墨脱县气象站测定，墨脱年降雨量为2,300毫米。由于气候温和，雨量充沛，因而动植物资源比较丰富，这里的农作物种类，计有水稻、旱稻、鸡爪谷、玉米、小麦、青稞、芝麻、火麻、黄豆、油菜籽、棉花、甘蔗、烟叶、花椒、辣椒、香蕉、桔子、桃等。野生植物有大片原始森林、大量藤、竹，有些白藤长达二百米。野生动物资源也很丰富。这种自然环境，给他们的生产、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。如地东、江九村的门巴族群众的食用油多来自野生植物的籽种，其名称和出油情况如下：

①挨比豆，每六斤半可榨油一斤半；

②达木波，每八斤可榨油一斤；

③洋新色，每八斤可榨油一斤；

④宁新色，每八斤可榨油一斤；

⑤江宁色（野蓖麻），每八斤可榨油一斤半；

⑥雅木宁，每十斤可榨油一斤半；

⑦跌日夏，每十斤可榨油一斤半。

以上各种油料中，以达木波出的油味道最好。榨出油后，一般熬煎二个小时，以除去毒素和异味。由于长期有食用野生种籽榨油的习惯，因此食用花生、芝麻或大豆油很少。

墨脱的门巴族，从主隅迁入的那部分人，迄今已历八代，如地东的依西却登，他的先辈竹巴来到地东定居，他的子孙经历了德玛曲珠→多吉堪登→南杰→朗阿罗布→卫南杰→衣希却登→双吉多吉等七代。门巴族崇信藏传佛教宁玛派，此派佛教的喇嘛娶妻生子。职位父子相传，一些寺庙的喇嘛所传的代数，亦可大致确定主隅门巴人迁来墨脱的时间。如从主隅迁来的江久白桑所建的温朗寺，其喇嘛经历的世代为江久白桑→札波→麦康多吉→堪卓→嘎马次仁→嘎马次仁无子，把职位传给弟弟切珠多吉，切珠多吉传给儿子多吉扎巴，但多吉扎巴没成年遭地震砸死，随后由姑姑的儿子岗波多吉代替，岗波多吉今已有成年之子。温朗寺的喇嘛前后也传了八代。

门巴人在主隅时，已经知道使用铁器，迁入墨脱后，铁器从波密输入。六代人以前他们从珞巴人那里学会种植水稻。使用木犁和畜力耕地是他们的祖先到波密和工布地区

交换时学来的，距今已有五代人。长期以来，门巴人一律使用木犁，直到1962年解放军进驻墨脱，把盘踞在那里的叛匪赶走后，才开始使用铁铧犁，生产效率得到提高。用二牛抬杠犁地，使用木犁时，翻土仅四寸深，一天只耕二亩，亩产300斤左右。改用铁铧后，翻土七寸深，一天可耕三亩半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亩产可达400斤。目前种鸡爪谷、旱稻所用的山地，因石头多，土层浅，铁犁损坏严重，故仍沿用木犁。

引进优良品种是提高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墨脱出产的一种叫“贾尔巴”的稻谷，是在八十年前，一个叫桑仁金的青年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从嘎地的珞巴人那里引入的。据称桑仁金到那里交换时，发现这一优良品种，便想带回家，但嘎地人不准外传，生怕把谷种带走，如发现谁违反这一规定，当即处死。据说当桑仁金离开嘎地时，周身都被搜查，没有发现他带走谷物，才让离开。桑仁金离开村子没走几步，一个珞巴姑娘背着竹篓从后面赶来，当她越过桑仁金时，踩了一下他的脚趾，桑低头一看，见数粒谷种从姑娘的腋窝那里掉下来，桑仁金假装脚痒，弯下腰来，趁机把谷粒拣起。他在这位善良的姑娘帮助下，终于把这一稻种带出，经再三栽培、繁殖，便在整个墨脱地区推广了。柑桔、甘蔗等优良品种，也是从外地想方设法引入的。

（二)土地占有和乌拉差役

地东村开始划分差地，是在地东宗第七任宗本乌金边觉任职期间，其划分原则，是在原有土地占有基础上予以增多或减少。背崩地区的土地分配和以地定差，看来比地东早，形式也有所不同。背崩原是珞巴居住的地方。门珞械斗后，该地珞巴南迁，无人居住，为此由宗政府主持，从额仓、江九、巴登、波东地方招来十三户人家，由错本根据各户人口多少，定为全差、半差和四分之一差等，并按差分地。当时人口在七口人以上的人户定为全差，四至六人为半差，二至三人为四分之一差。经这一划定后，背崩村支全差的七户，即却给罗布、拉旺次仁、白马达结、次仁、白马南杰、罗布和嘎尔中；半差户为桑结罗布、色扎西；支四分之一差的达新及三户珞巴族哈衣、果固和格波。

差户定好后，才按村里土地多少，按差户分配，首先把地分为三等，即水田、旱田和山田，然后按类别再分。一个全差户分水田四十升稻种、旱地十升鸡爪谷种，山地为五个全差户共分一大片，然后各差户按地势划分。划出上述土地后，背崩所属的地域界线也确定下来，其范围大致是，北以甲格日河与荷热错为界，东到德辛梭山的山脊为止，东南部以耶树登的大石与格林村为界，西面以雅鲁藏布江为界。山地尽管分给个人，但别人可以随意前往砍柴、割藤，如若开荒，要送一筒白酒、二筒黄酒给主人，征得他的同意方可。这是差地划分的一种形式，背崩差地的划分，为我们研究在新征服土地上贯彻农奴制提供了一个实例。

背崩的差地划分，是早期以人定差，按差分地的一种形式，随着世代的繁衍和人口的变动，到民改前夕，各村的实际情况已有较大的变化，承担差地已与人口多少没有直接的联系。在这方面我们选定了江九村作了典型调查。

在民改前，江九村原有三十二户，其中有十四个差岗，分两个玖卡（即小组）

如下：

一玖卡：

罗布，二人，一个差岗；

索木多吉，×人，一个差岗；

占堆，七人，一个差岗；

多吉旺扎，四人，一个差岗；

贡桑尼玛，二人，一个差岗；

索木竹巴，四人，一个差岗；

达娃曲吉，二人，一个差岗；

二玖卡：

乌金多吉，×人，一个差岗；

桑木曲扎，四人，一个差岗；

次仁曲结，四人，一个差岗；

曲　　尼，六人，一个差岗；

丹　　增，七人，一个差岗；

罗布顿珠，四人，一个差岗；

乌金升格，五人，一个差岗。

我们从上述两个玖卡的情况可以看出，领种一个差岗地的户，多数达不到七口，有的甚至只有二口，按人口多少，领种差地已行不通，只好改为按有无劳动力支差为前提。这说明，近世以来，由于乌拉差役沉重，人口外流，无法按照过去那些规定执行的结果。

此外江九村还有十九户是不领种差岗地的，其中有四户是喇嘛，即翁堆、策仁达鲁古、双埃、帕玖。另外有十五户缺乏劳动力或其他原因，没法领种差地，他们的情况如下表所述：（见下页）

墨脱门巴族领种差地的称为“差米”；不领种差地，靠开垦公有地或借地为生的称为如米；靠当佣人为生的叫约布。江九村民改前三十二户中，除去四户喇嘛，只有二十八户。其中差米14户，占总户数的50%；如米13户，占总户数的46%约布1户，占总户数的4%。

江九村差岗地，凡是支全差的，土地面积大体相等，乌金升格为全差户，他所占的耕地情况，有一定的代表性。乌金升格家有土地三大类，即常耕地、刀耕火种地和草场。常耕地为不需要轮休的耕地，宜于种旱稻、鸡爪谷等；刀耕火种地一般种两年左右就要轮休五至七年；草场为不宜耕种的土地，供放牧。墨脱门巴族没有确切的土地面积单位，一般耕地面积以播种种子的多少，来作为衡量的标准，旱地通常以玉米多少升来计算，故乌金升格占有常耕地三块，合计六十升玉米种籽；刀耕地六块，合计二百四十升玉米种籽；草场二块，约六十升玉米种籽。其地块名称和面积情况如下：

常耕地：阿颠旺，40升玉米种籽；

户主姓名	家庭人口	生活来源
邦固	2	年老，种小块公有地
努诺曲宗	2	母子俩，种小块公有地
玫鲁米	2	男手残，种小块公有地
白玛卓玛	2	年老，种小块公有地
姆固	1	老人，靠近亲送粮食维生
玛贡	2	老两口，种小块公有地
古桑策仁	2	老两口，靠近亲送粮食维生
彭珠	3	老两口和瞎眼孙子，种小块公有地
扎西多吉	4	从额仓村迁来不久，种公有地
明久	3	与兄弟分家后，种公有地
白姆丹增	3	当错本佣人
尤鲁布	2	老两口，由近亲送粮
尤美	2	老两口，由近亲供养
俄尔多吉	4	老两口、二孙子，种小块公有地
马尼	2	老两口，种小块公有地

措臧，10升玉米种籽；
排科，10升玉米种籽；
刀耕火种地：博巴旺，40升玉米种籽；
贾波新杜旺，60升玉米种籽；
库朗梳尔，40升玉米种籽；
列巴日，40升玉米种籽；
雪嘎，40升玉米种籽；
满庄旺，20升玉米种籽；
草场：亚地旺，40升玉米种籽；
地旺，20升玉米种籽。

从以上的土地情况看，如果刀耕火种地每种二年就轮休，轮休期限八年，那么每个差户每年所用土地正好是常耕地、刀耕火种地和草场各六十升玉米种籽面积。这些分给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差户的地，一般都有明确的界线，在田头地边，多栽种香蕉、桃树、刺树或垒起石头等为标志，以相互区别。分给个人的刀耕火种地，在轮休期间，同村人可以去砍柴割藤，其他村的人不能去。无论村内或村外的人，如在个人所属的地段猎获野兽，要向土地的主人送一条前腿。

凡种差地的人，都要支差。江八村一个全差每年交大米十四升，布（二尺宽）四米和一个白章嘎。此外还要交辣椒一斗、染草一背、邦穷9个、棉线一束、腰带一条、斗笠数顶、竹筒、皮子等。交白章嘎有较长的历史，据说门巴族刚到墨脱时，种珞巴人的地，烧珞巴人的柴，故每年每户交一个白章嘎给路巴人。故称珞差。这一制度，到波密土王管理时期，沿袭下来。有关门巴人各村交的差税，不尽一致，特别是品种上不完全相同。据有关方面统计，墨脱所支的差税达三十九种。

差户除交差税外，还要支乌拉。江九村的每一差岗，一年从地东向更邦拉以下背运的货物，在十四背筐到二十五背筐之间。主要有食盐、羊毛、氆氇等。每年从地东向月儿冬背运的货物在十六筐到二十筐之间，主要是大米、皮张、棉布等，其中多数是宗政府从下珞渝地区收来的差税。

（三）差地的变化

在墨脱地区，各村差岗地的总数是固定的。但随着外迁、分家和绝嗣等的原因，差户及其领有差地的多少也就发生变化。这种变化，由错本批准，呈报宗本备案。门巴族的差地变化，大致分为分差、合差和转差三种。

所谓分差，大多数是由兄弟分家引起，也有个别家庭因劳力缺乏，把部分差地让给他人，以减少自己的差税负担。一个领一岗地的家庭，如果分家时，有些采取这样的形式：即把当年耕种的常耕地、刀耕火种地平均分配外，也把轮休的刀耕火种地、草场等一概平分，从而把一岗地分成半岗地或四分之一岗等。差岗地分开，原先共同负担的乌拉差役也按所分差地的多少分担。从而出现了新的半差岗户和四分之一差岗户。由于墨脱交通困难，乌拉沉重，有些家庭分家时，差地不分。分出去的小家庭，可以向地多的人家借地和开垦公有地，解决衣食问题，或者接收缺乏劳动力或绝嗣的差地耕种，这就出现了转差。

在门巴族中，转差是比较多的。由于一村之内的乌拉差役额定不变，差户多，负担就轻，差户少，负担就重。因此，当村内某一差户因劳动力缺乏，无力支差时，错本和学本就设法找人接种差地，以便届时有人支差。如江九村的乌金升格的祖父，曾领种差地，后来由于年老，子又早逝，没人支差，只好把那份差地转交给其他人种。但随着乌金升格长大成人，劳动力增加，又开始领种同村劳力缺乏户的差地，再次正式成为差巴。

合差，即两户合在一起，使之成为一个差岗半个差岗，以便届时能支差。这种合差是一种特殊的形式。如墨脱村的嘎马索南，原种半差岗地，妻子去世后，孩子年幼，无人支差。而在同村人里的另一个半差户索南旺姆，却因丈夫死去，孩子年幼，无力支

差，这样墨脱村就少了两户人支差，增加了其他差户的负担。为此，由东布错本阿旺次成出面，劝说双方同意结婚，把地合成一岗，暂定支半差，到儿子长大后，再支全差。最后双方同意合成一个家庭。合差后，申报宗本备案。

（四）寺庙占有的土地

上述向宗政府支应乌拉差役的土地是属于政府的，但墨脱的一些寺庙，也占有一定的土地，这些土地，供寺庙使用，其收入用以解决寺庙的开支。如得儿工寺的母寺为色拉寺，不用支差。该寺拥有十三处耕地，共有革扎（寺庙的差户）八十九户，约四百多人，其中七户属活佛顿卓木的母亲南杰卓玛，其余八十二户归寺管理。凡革扎的十八岁至六十岁的男女劳力，每年要给寺庙干活十二天，此外，全村每人要向寺庙交十五升玉米或青稞。其时，得儿工寺有扎巴五十人，尼姑二十人。

在背崩村的寺庙，也占有名叫耶都的地， 这块地不象得儿工寺那样，有专门的革扎户耕种，而是直接由寺庙的喇嘛或扎巴耕地，收入归他们自己，维持家庭生活，他们本人依据这些收入，进行寺庙的正常宗教活动。

巴日滚寺的情况又有不同，该寺有一百多亩常耕地，还有不少刀耕火种地，仅有一个活佛。该寺所在地原是荒芜人烟的地方，其创始人南开罗布自主隅来此后，建立寺庙，嗣后，其他人迁来，才形成村庄。巴日滚寺原有革扎一百多户，他们耕种寺庙的土地，每年按一定的数量，向寺庙交纳粮食、白章嘎、土布、腰带、皮张等。寺庙要把所收的东西的大部分交给宗政府，以作支差。此外该寺革扎户还象宗政府的差巴户那样，支一定的乌拉。与此同时该寺的革扎还有特殊的负担，如每月的十日举行称为“策久”的仪式，廿五日举行称作“日鲁埃”的仪式，届时由喇嘛做玉米面坨祭神，全村的群众集合在庙里举行活动，上午、晚上还有简单的主食，如玉米粥等，所有这些开支，均由六户革扎共同负担。每次六户按一定顺序轮流，周而复始。 如遇丰收年景，当年的十二月或一月，要举行大规模的“竹巴”仪式，届时杀牲献祭，饮酒欢庆。寺庙所属的革扎要捐献粮食、酒肉。巴日滚寺的这些负担，可能与该寺没有自营地有关。由于它不是色拉寺的子寺，所以要支差。

仁钦崩寺的“革扎”，存在比较复杂的情况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：一是孤儿，他们投靠仁钦崩寺，到那里为喇嘛打水做饭，做各种杂工， 求得衣食住；二是随建寺喇嘛而来的藏族，到民改前，他们已发展到六户，他们负责耕种该寺从米日滚村购买来的一片称做“那金”的耕地，把收获的产品部分上缴，留下一定的比例自己维持生活；三是墨脱村和巴日村的革扎，这些“革扎”户种该寺的土地，但每年要派一人到寺庙里干各种杂活，此外还要负担一些宗教活动的开支。如每逢藏历十日，仁钦崩寺举行一种称做“则久”的活动，需要玉米面十二升，稻米二十升及做供品“多鲁玛”的杂面十二升，酥油一斤，用四十升粮食做成的酒等。这些开支，由两户“革扎”共同负责， 村中的各革扎轮流负担，周而复始。藏历的每月二十五日，又要举行“日鲁埃”活动，经济开支同上，改由巴日村的两户革扎负扭。

此外，作为仁钦崩寺的革扎户，还有下述负担：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共五天，举行“嘎索”活动，每户革扎交十升米（小户五升），并派一人到寺庙干活，二月十日至十一日举行“衣错”活动，由两户革扎供应所需物资。每户要交黄酒八十升、白酒四桶、酥油二斤、肉二十斤、大米四十五升。四月十五至十九日共五天，举行“容乃”活动，每个革扎户要派一人到寺里去打柴、背水和做饭等活动。

（五）关于宗本、错本、学本和称巴的情况

墨脱宗的行政建置十分简单。噶厦政府管理墨脱以来，初期曾由色拉寺、倾多寺共同派出宗本，随后改为色拉寺一方派出，宗本任期三年，个别的连任。色拉寺每派出一任宗本随来的仅有两名助手，然后使用当地的差役。因而宗本在墨脱拥有的行政权力是相当大的。收缴差税、调解民事纠纷、维持边境安宁是他的重要的职责。其中每年定期率领错本、民工到达岗错以南的嘎哥和许木等一带收差，尤为重要。当印军从巴昔卡逐渐向北推进，直到占领更邦拉以下的广大下珞渝地区时，墨脱的宗本如何阿旺公布、阿旺群顿等，都同入侵者进行了斗争。当宗本到下珞渝地区收差时，对各户按时交纳差税的属民，还回送食盐三升，以示关怀。

错本，相当区一级的行政职务。由宗本任命，或由前任错本推荐。经宗本批准，任期无一定，依能力大小确定时限。担任错本，一般要能说会道，家庭较为富裕的人。错本的职能，一是传达和执行上级的命令，如宗本下达各错的收差数量、时间等，由他召集学本开会，向他们规定和下达任务，然后由学本传达各村差民执行；二是群众搬迁时，由当事人向学本提出申请，学本同意后，再经错本批准。有关分差、转差等事宜，亦同样处理；三是处理民事纠纷，如有争执，先经学本处理。处理不了再交错本；四是制定一些条例，如规定各村的猎物不准随便出卖等；五是辅助宗本，定期到下珞渝地区收取差税等。错本为保证本错的差民不致减少，对迁往他错的迁徙控制特别严格，如不同错的居民结婚，一般都要对等的原则，即嫁出一个的同时，也要娶进一个，否则不准。如东布错的姑娘桑登卓玛同荷热错的罗布旺秋相好，但东布错错本昂旺次成认为，本错的人在没有娶进前，不能嫁出，因而加以阻止。对于这种干涉，桑登卓玛和罗布旺秋不满，结果遭到更严厉的报复。昂旺次成对宗本阿旺群顿说：“桑登卓玛是我错的人，这样做不成，要惩罚，她家的财产给你吧”。在昂旺次成的主持下，宗本把她家的九头牛没收了八头，剩下一头留给她母亲。

错本没有薪俸，为了补偿他行使公务时的损失，错内的成年劳力，不分男女，都要给他无偿劳动一天，为他耕种差地。如背崩错本索木多吉，是背崩巴登人，他们村里的劳力可以就近替他耕种差地。江九村离他家较远，为了利用该村的劳力，他就在江九村向索木竹巴借了五升种籽的地种鸡爪谷，利用这里提供的劳动力耕种，收获同出借者平分。

学本，每村一人，一般由差米户轮流担任，一年一轮。学本的主要职能，一是每年从错本那里领取交差和支乌拉的任务，然后分配各家；二是商定交差日期，并带领差民

交到指定地点，如下达乌拉，即分配各户，按期完成；三是上级来人，负责接待，从各家各户抽取酒肉鸡蛋等，按一定的礼节进行；四是接受群众请求，向上级转达群众意愿，如迁居、转差和减差等。并与村中老人一起，处理民事纠纷。

称巴：各户轮流担任，每月一换。主要是传达上级行政组织的有关通知，如宗本到来需要招待时，他就替学本到各户收集鸡蛋、白酒之类，供学本接待时使用。

（六）农村公社的残余

墨脱的门巴族已进入封建农奴制社会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还保留了农村公社制度的某些特点，这主要表现在某些公有制的残余现象和人们的互助精神上。其表现形式如下：

①公有地，称为基萨。地东村有公有水田，其他一些村子多有公有山林荒地。这些山林荒地归全村所有，同村的人取得学本同意后，可以自由开垦，外村的人不仅不能随便开垦，即是砍树、割藤、行猎都不成。江九村有十四个差米户，但种植公有地的非差米户亦有十户。由于公有地多是离村子较远或土质不好的山林，其面积难以估计。但从江九村的情况来分析，这种公有地是比较多的。江九村还有两块公有的常耕地，一块叫阿丁冬，约有二十升玉米种子面积。另一块叫固干萨，约有四十升玉米种子面积。

②共同开垦同一块荒地。在门巴族中，除公有地外，有不少刀耕火种地已按差岗分给各差户。这些刀耕火种地，名义上是属于私人所有，但使用时表现为公有性质。在学本和村中老人的主持下，召开家长会。根据土地轮休年限和各家需要开垦荒地面积大小，共同商定当年开垦地段。一旦地段确定，该地段的原主人有优先挑选地块的权利，其他各户根据需要，由村中学本和老人分配地段。地段划定后，各户独自进行砍伐，随后轮流看管，以防止兽害。这种共同在一定地段开荒的做法，尤其在刀耕火种地多的村落比较普遍。如朱村、达木等门珞杂居区就属这一类。

③共耕制。共耕制只是个体耕种的一种补充形式，其所占比重很低，不到十分之一。多在亲属之间或地多与地少的农户之间进行。共耕的土地有水田、常耕地和刀耕火种地。在这些共耕户中，多数是一方出土地，另一方出较多的劳力和种子，收获平均。如江九村的加措家劳动力多，于1956年前后，向劳动力少的罗布家提出借地共耕的要求，并送去黄酒二筒、白酒一筒，罗布同意把一块可种鸡爪谷三升种子的地拿出来共耕，随后收成各得一半。又如比这次共耕早十年左右，罗布家劳动力强，他就向额仓村的旺波提出合种要求，结果旺波把二亩左右的一块水稻田拿出来合种，历时七年，收获各人一半。不过有些土地的共耕，是以一方出土地、种子，一方出劳动力的形式出现，收成对半分。这种共耕，实际上是一种租佃关系，越出了共耕的范围，这种发端于共耕的租佃，对研究租佃关系的产生，具有一定的意义，如上述背崩错本索木多吉向江九村索木竹巴借地，一方出劳力，一方出土地，对半分成，尽管错本提供的劳动力不是出自他本人，而是来自错内群众，但并没有改变租借土地中的对分制性质。由于我们在这方面的调查不够深入，实例尚不足。

④村民中的互助。村民中的互助，最典型的是盖房子，建房子所需的木材和竹子等，由主人砍伐好，放在山上。备足数量后，由村里的壮年男女，一起背运回来。背运木材时，主人只供应晚餐酒饭，早、中餐各人自理。盖房子时，全村男劳力参加，主人招待午餐，这种互助，是没有报酬的，带有义务的性质。房子建成后，村人还带酒、肉和大米前来祝贺。

对于一些孩子幼小，暂时缺乏劳力的人代其支差，也是村社中互助的内容之一。如温朗村的工桑卓玛的丈夫死了，但孩子还没长大成人，家里种一差岗地，要支全差，实在难以完成。为此，她找到学本，准备杀一头牛宴请全村的人，祈求村人代他们支半差三年，自己另支半差，在取得学本同意后，杀牛招待村民。三年以后，儿子成年，恢复全差的负担。

三、康日制度和阶级划分

（一）康日制度

在墨脱门巴族中，过去流行一种称为“康日”的制度，所谓“康日”，就是“各种骨头”的意思。在他们的社会里，习惯上把人分为三等，一等称为“康日宁布”或“康日科基”，“宁布”就是“第一的”，“科基”是“好的”或“白的”。即是说，上述涵义是“一等骨头”“白骨头”或“好骨头”的意思；二等的称为“康日巴策”或“康日百玛鲁”，意思为“中间的骨头”“中等的骨头”；三等的骨头称为“康日独宾”或“康日马略巴”，意思为“下等的骨头”，“黑骨头”和“坏骨头”。凡来自主隅的门巴人，都属于上述三种骨头之一。

在三等骨头中，各又分为好几种，如在好骨头里，就分为十一种，即热拉宁巴、白马宁巴、嘎日马宁巴、多吉宁巴、乌吉宁巴、沙日马宁巴、甲孟彭错宁巴、柯济、科济奔清、云普巴和觉布却吉等。按照他们的观念，凡属好骨头的人，血统高贵，可以当喇嘛，死后骨头还能做敬佛的香。如地东村的喇嘛丁增、普巴就属热拉宁巴；白马仁钦属白马宁巴。据他们解释，这里的“宁巴”一词，就是“贤人”或“贤哲之人”的意思。如热拉宁巴就是“南方的贤人”，白马宁巴就是“西方的贤人”，嘎日马宁巴就是“北方的贤人”，多吉宁巴就是“东方的贤人”，乌吉宁巴为“中央的贤人”等。

中等骨头即“康日巴策”，它的种类更多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就有十六种，即昂日巴、巴尔萨巴、巴日迅巴、札昂彭错宁巴、本基巴、昂喀巴、坚喀巴、卡宁巴、乌松戎巴、古堆巴、波米巴、昂龙巴、本当巴、东萨木巴、沙宁巴和庄布巴等。凡属上述骨头的人，他们不能当喇嘛，最多只能当寺庙里的札巴、帕树等。更多的是当普通百姓。如地东村的古桑多吉属昂日巴；格桑多吉、白马曲札属巴尔萨巴等。这些中等骨头的众多名称，其涵义多数已被遗忘。据他们解释，有些就是过去在主隅时的村庄名称，如昂龙巴、本当巴、卡宁巴等。

下等的骨头即“康日独宾”共有五种。一种称为“八朗”，据说这种骨头的人死后，他们的灵魂会变成吃人的恶鬼。第二种称为“隆新”，这种骨头的人死后，其鬼魂会经常在夜间出没，到各户偷鸡、狗和猪。晚间这些禽畜惊叫，就是隆新的鬼魂前来偷盗的结果。第三是“奎明”，据称这种人的祖先，是由狗的骨头变的，十分低贱。第四是“顿”，意思是鬼人，即是说，这种人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鬼，主要是使人患病，特别是患腹痛。第五是“沙些”，沙些同“顿”差不多，也是使人害病，但不是腹痛。

为什么会出现上述三种骨头，在门巴族中有不同的解释。一种意见认为，据说地上本来没有人，人是从天上下来的。但从天上下来时，人们用三种不同的绳索，一些人顺着“色鲁雄”这条金的绳索下来时，他们及其子孙便成为好骨头的人。一些人沿着“危雄”这条银的绳索下来时，他们及其子孙便成为中等骨头的人；一些人则拉着“达谢索芒”这条棕绳子下来，他们及其子孙便成为“坏骨头”的人。

另一种说法认为，门巴人从主隅迁往墨脱前夕，大家杀了牛分肉，在领取肉的某一部位所带的骨头名称，就成为该人的骨头等级，如颈骨叫“昂”，领到颈骨的人就叫昂喀巴；领到三块脊骨的人，就称为八日迅巴；领到蹄子的人叫“沙宁巴”，领到肠和肚的人叫“昂日巴”，领到肉和内脏均有的人叫“热拉宁巴”，“白马宁巴”等。除了领到热拉宁巴同等的肉外还多分到一只牛头的那些人，他们的骨头就称为“科基奔清”，意思为“大头头”。此外，牛身上各部分的肉和内脏都分到的人叫“甲孟彭错宁巴”。

第三种说法是传说松赞干布时代，他在药王山上命令所有的臣民拾骨头，其中骨头分为三等，谁拾到那一等骨头，他的子孙就属于这一等骨头。

第四种说法是据说从猴子变人的时候，到山上去拣各种骨头，有些猴子拣到大象和老虎的骨头，就变成好骨头；有些拣到狗和老鼠的骨头，就便成为坏骨头。其余众多的是中等骨头。

上述四种说法，看来是社会上出现等级后人们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而作的主观臆说，其中还夹杂有宗教的成分，不过在这种臆说中，我们看到了下述共同点：等级是按世代下传的，父是什么等级，子亦是什么等级，世代不变，血缘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如地东村的人基白，是中等骨头里的巴日迅巴，他有五个儿子　至今已繁衍了四五代，他的子孙分布在墨脱的几个村子，但均属巴日迅巴，其主要世系成员如下：（见下页）

据地东村门巴族老人古桑多吉说，过去在主隅时，好骨头的人只能同好骨头的人结婚，不能同中等骨头的人结婚；中等骨头与坏骨头之间也不能结婚。但到墨脱后，各等级的人口较少，且在新的环境下，等级观念渐渐变得淡薄，　好骨头和中等骨头之间慢慢变成可以通婚，但他们与坏骨头之间仍不能结婚。对于好骨头与中等骨头之间的人结婚时，关于骨头等级的传承，形成这样的习惯规范：其子女的骨头等级随父不随母。如地东村的意西觉登的父亲俄南杰，他属于中等骨头昂日巴，母亲属好骨头的白马宁巴，按照随父不随母的原则，意西觉登的骨头是昂日巴。按父系的骨头等级来定出子女的骨头等级的做法，门巴语称为“帕日”，即“父系的骨头”。根据过去的习惯规定，凡骨头相同的人不能结婚，具体来说，即白马宁巴、昂日巴、八日迅巴内部的男女不能结婚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